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

## 第十一回 革禮垣天子信讒言 亂宮闈妖人陳奏折

話說康有為因恐自己行動或有阻礙，卻欲除去反對之人及太后才得心安，便密與門生梁啟超及親弟康廣仁商議，看有何妙策。梁啟超道：「同事的人雖有幾位，但多是本領平常，且膽子又不大壯。常言道，若要富，險中求，我們若要貴，該從險中求才做得，故除去反對之人是不可遲的。」廣仁道：「凡事須以漸而進，現在皇上雖有幾分信任我們，究竟是新進，且仍勢力不足。一來要引出多幾位同志，好幫同辦事。然後除去三五反對的，試試皇上心事，是否認真信任我們。他果若真信任的，就乘勢除去太后，有何不可？」當下康廣仁把迂腐之見說得天花亂墜，康、梁都以為然。康有為想了更想，說道：「若要除去太后，須設些法子，先離開太后及皇上才好。」康廣仁鼓掌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這一條計盡可使得，宜速行之。」梁啟超道：「此事實是冒險，我們宜自打算，倘有不測，就先自逃出便是。」康有為點頭稱是。計算已定，便要設法引薦多人幫手。梁啟超道：「弟曾結識湖南有一位姓譚，喚做嗣同，字復生，他父親即是裁缺湖北巡撫譚繼洵。此人很有學問，凡事尤有見地，若得此人同事，不憂大事不成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譚嗣同此人，我也聞得，但此人是主張革命的，與我們宗旨不同。且我們所以能籠絡人者，只說是可奏保他人出身，把官給他人做而已。惟此人是不能以官位籠絡的，哪裡能喚他來呢？」康廣仁道：「何不就稱我們志在革命，誘譚嗣同來京，然後再作計較。況且除了太后之後，看看情景，若真能把革命兩字做得來，這時節就拿個皇帝位來坐坐，卻亦不錯。」康有為答一聲「是」，即令康廣仁代揮了一封書，說稱自己要圖大事，專請譚嗣同到來這等說。廣仁正寫信時，梁啟超又道：「湖南還有一位姓唐名才常的，字佛塵，有樂毅之才，性情也與譚嗣同相近，他現時仍與譚嗣同同在上海，一並請他到來也好。」康有為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，我怎地就忘卻此人呢？此人曾辦一間《湘學報》，議論驚人。他才學確是不可多得的，就一並請也罷。」說罷，康廣仁立刻又揮了書信，即由康、梁署名郵寄去了。

隨即計算，先要援引些京中人物，好就便幫手。這時康有為只因是一個進士，得清帝召見過一次，特別用他一班人來辦新政。所有京中在各衙門當差的，倒當他不知有何神術。那康有為又是個沒命要說謊的，鎮日只說自己得清帝如何器重，如何賞識。差不多說到言聽計從，不日就要做到拜相一樣。那些聽得的，多是不如其底細，就有些信以為真。不免來巴結康有為，冀他援引自己。這時就有一位姓王名照的，號小航，是一個主事，在禮部當差。只因他當差多年，沒有升擢，心早癢了。那日便要往謁康有為，要與他相識，又付：這回與康有為相見，盡要投其所好才好。主意既定，即往南海館而來。是時康有為聽得有人來見自己，自然歡喜，即接進裡面，通過姓名之後，王照道：「國勢現在積弱，東西列強聲說要把中國來瓜分，若不是急行變法，哪有復強之日？故這回足下舉動，小弟嗎，實不勝佩服。」康有為見王照只稱足下，並不稱自己是老師，本有幾分不悅，只因用人之際，也不計較，即答道：「足下有此見地，真是相見恨晚。」王照道：「休要過獎。但足下這回變法，如有用弟之處，小弟直是水火不懼，願早晚聽教。」王照這時把一頂高帽子送給康有為，那康有為又加倍歡喜，便道：「足下如有此志，請先上一道條陳，顯顯足下學問，小弟自然從中助力，進身是不難的了。」王照大喜，便又說道：「先上條陳自然是好，但小弟在禮部當差，那禮部裡頭兩位尚書堂官，漢缺是許應麟，滿缺是懷塔布，是最不喜說變法的。縱上條陳，盡被他兩人阻擋，哪裡遞得到皇上看呢？」康有為聽了，厲聲答道：「王君，你瘋了嗎？那許應麟和懷塔布哪裡有七個頭八個膽，敢來阻撓足下的條陳？你未曾看日前的諭旨麼？道是自後不論大小官員，凡有條陳新政，所有各該衙門大臣必須代奏，不能阻壓這等語。他若不與足下代遞，顯然是違抗諭旨，這樣怕他兩人的頭顱還保不穩呢！」王照道：「是呀，非足下言及，小弟幾乎忘卻了！但欲上條陳，究怎麼樣立論才好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廢科舉呢，興學堂呢，裁冗員呢，節糜費呢，開礦務呢，築鐵路呢，開議院呢，是必要說的。餘外最好皇上遊歷日本，開開眼界，這時我談新政的更易辦事。」王照聽了，以為得了奇遇，旋即辭去。

次日即繕就一張條陳，呈上懷、許兩尚書。原來凡司員呈請代奏之件，如不是封章，該部堂官本有閱看之權，看其合例否。恰可王照這道條陳並不是封章，懷塔布與許應麟便先閱了一遍，覺裡頭多有些不合。便對王照道：「你這本條陳實不能代遞，因裡頭也有許多違式的。且請皇上遊歷日本，好不駭人聞聽，還須再擬過也好。」便把這一句不合，那一句違式，指示一番。王照這時，一來當康有為有萬鈞勢力，二來又持日前所降的諭旨，便怒道：「兩位大人不見日前的諭旨麼？道是屬下一切司員有呈請代奏的折件，概不能阻擋這等說，難道你們要違抗諭旨，不與我來代奏麼？」許應麟此時猶自忍得過，惟懷塔布聽了，早氣得頂門火起，把他條陳擲在地上，才罵道：「虧你只是個六品主事，還敢在堂官跟前大肆咆哮，若是做到尚、侍地位，可不是要當人罵皇上麼？我何不與你代奏，奈我怎麼何？」說罷，悻悻退轉後面去。這時許應麟亦見不好意思，即向王照說道：「你也不必生氣，只回去繕過也罷。你的條陳若是封章，我們盡不理會。今是沒有黏封的，我們例應看過。倘有不合格式的，皇上自然要責我們，因此不能不對足下說。足下便作我們阻擋你的條陳，可就錯疑了。」

當下王照一團怒火，更不理會許應麟說什麼話，連自己的條陳也不要，三步跑回下處，即尋康有為告道：「我把條陳遞上塔、許兩尚書，不想他把來擲在地下，不與我代奏，如何是好？」康有為一聽，怒道：「他侍是個尚書，就看你不在眼內。便是皇上看奏折，縱不喜歡，亦不敢把來拋擲。他們直如此無禮，盡教他碰碰釘子。」說著，便往尋林旭及楊銳商議革去禮部堂官之計，楊銳道：「老兄不知他們當日情形，似不可造次。」康有為道：「王照兄是不慣說謊的，況許應麟、懷塔布兩人是阻撓新政的罪魁，不把他革了，哪裡能辦事？兩位盡可對皇上說說。」林旭道：「許應麟不打緊，只那懷塔布是前任文華殿大學士瑞麟的兒子，那瑞麟是當今太后的契父，看來那懷塔布與太后有個契兄妹的情分，恐怕移動他不易。」康有為道：「現今變法，全是太后阻力，若投鼠忌器，哪裡能辦得事來？」楊銳聽了這話，不知時運當衰，還是被妖魔迷惑，竟以康有為之言為是，便即商量計策，由楊銳乘便向清帝說知此事。又另由御史楊深秀先參了許應麟一本，道他什麼守舊拘迂，阻撓新政。

折到軍機裡頭，林旭立刻遞到清帝處，清帝也念許應麟是個老臣了，即下諭令應！明白回覆去後。忽那日清帝到軍機裡，楊銳即奏稱禮部堂官阻擋王照條陳，不與代奏，還把那條陳擲在地上這等說。清帝聽了大怒，立即令擬旨把禮部堂官革職。時康有為自對楊銳、林旭說知王照之事，即尋王照告道：「禮部幾個堂官不日要革職。」並把托楊銳奏知清帝，反稱係自己親見清帝奏參禮部，以張自己面目。王照猶未深信，忽見一道諭旨，竟把禮部兩位尚書、四位左右侍郎統通革了，責他違抗諭旨，阻撓條陳，反稱王照敢抗堂官，膽識堪嘉，即由主事賞給一個四品卿銜，准其單銜奏事。王照好不歡喜，更信康有為是隨時可見清帝，又是言聽計從的，這會升官，當是康有為所賜，實不知係楊銳、林旭之力。果然懷塔布、許應麟已革，更有一位署禮部侍郎的曾廣漢，到衙不過數天，也連革了去。時各王大臣都知禮部六位堂官大是冤抑，但清帝當日如風頭火勢，哪裡敢替他說情；就是清太后已太不滿意，但懷塔布與自己是有瓜葛的，若因此事與清帝爭執，似乎為自己黨羽起見，只暫且隱忍不提。

那時康有為等好不揚揚得意，以為陟黜惟己所欲，此後還有誰人敢道一個不字。那一班人都因許應麟是曾經奏參康有為的，這回反革了他，更自忻慰，即在南海館置酒與康有為慶賀。單是翁相聽得，為王照一道條陳革了禮部六位大臣，心中見他們如此操切，料知不是個好結果。因自己是曾出名保薦他們的，將來須連累自己，即揮函勸諫康有為，凡事要謹慎些，不可太過與大臣結怨。奈康有為正在得勢，總置之不聞。翁相欲自行檢舉，又見清帝高興時候，哪裡敢做聲。亦恐出爾反爾，反被人議論，直是啞子食黃連，自己苦自己知而已。

且說康有為自見革了禮部堂官，仍見清太后沒什麼動靜，也見得奇異。即請林旭設法將李端芬補了禮部尚書，更加上些勢力，即在南海館商量除太后之事。到館時，早見一位廣西人名喚岑炳元的在座，也想起他是保國會的同人，又是當時雲貴總督太子少保岑玉成的兒子，由舉人賞給郎中的。康有為即與招呼，徐道：「近來我們會友倒算得志，只因事數紛紛，忘卻足下，不曾升擢，

有愧有愧。待明天對皇上說，立刻放缺便是。」岑炳元聽了大喜，深謝康有為。詎知康有為並不是常能對清帝說話的。不過清帝最信林旭、楊銳兩人，那林、楊二人又最信康有為。故康有為有言必使林、楊兩人出頭，就當是自己對清帝說的。自從見過革禮臣，升王照，多有信康有為之言是真，故岑炳元哪有不歡喜？這時在座的，就是劉光第、楊深秀、梁啟超、康廣仁、王照之輩，連岑炳元共是七人。有為先道：「現在變政很有進步，只可惜太后屢次要梗阻，如何是好？」康廣仁道：「他若不理會便罷，若不然，要與我們為難，盡要把些利害給太后看。」康有為道：「此言甚是，不知計將安出？」廣仁道：「現在權在皇上，不如先奏一本，道太后有廢立之心，學呂後及武則天故事，今見皇上有我們作羽翼，就疑忌恐不能行其意，要推翻新政這等語，不怕皇上不信。」

各人聽了，都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惟康有為一想，覺自己不能親對清帝說話，必要托林旭、楊銳兩人，恐林、楊不敢奏說這話，亦是枉然，便心生一計，先對諸人說道：「很是，我明天就對皇上說便是。」說著，大家散去。康有為即密擬一篇短短的奏折，封固好了，即往尋林旭，說稱有密折要呈上皇上，托林旭轉遞。林旭接著，見是封章，不敢拆看。又見康有為是同事的人，料他所說必與自己無礙，只循例問問折裡是陳說何事的，康有為也支吾答過了。林旭更不思疑，與康有為呈遞去了。正是：

同黨代他陳奏折，兩宮從此起嫌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